14/2/74

PLEASE DO NOT REMOVE
CARDS OR SLIPS FROM THIS POC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

DS Yao, P'ei-ch'ien
735 T'ung chien lan yao
A2Y36
1761
v.15-16

East Asia

續編
卷五
起宋高宗建炎二年
至高宗紹興三十二年

通鑑擥要

DS
735
A2Y36
1761
v.15-16

通鑑擥要卷五 續編

雲間 姚培謙平山
　　 張景星二銘 同錄
同學蔣勲元凱參閱

LIBRARY
JAN 2 1973
UNIVERSITY OF TORONTO

高宗皇帝諱構徽宗第九子在位三十六年

戊申建炎二年春正月金將兀朮犯東京宗澤敗之

兀朮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碁。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澤得金將遼臣王策于河上。解其縛。問金之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去。澤威聲日著。敵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

秋七月。東京留守宗澤卒。以杜充代之。

澤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爲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憂憤成疾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嘆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諡忠簡

八月金主吳乞買廢上皇爲昏德公靖康帝爲重昏侯徙之韓州

給田十五頃令種蒔以自給

冬十二月以禮部侍郎張浚參贊御營軍事

浚極言金人必來請豫為備黃潛善汪伯彥以為過計而笑之

己酉三年春二月詔劉光世將兵阻淮以拒金光世兵潰走還金粘沒喝遂陷天長軍帝奔鎮江

時汪伯彥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浮屠說法罷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

倉皇乃戎服策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
死者相枕籍無不怨憤司農卿黄鍔至
江上軍士以爲潛善駡之曰誤國誤民
皆汝之罪鍔方辯其非是而首已斷矣

帝如杭州以呂頤浩簽書樞密院事守鎮江○黄潛善汪伯彥以罪免

潛善伯彥自知不爲衆所容聯疏求退
中丞張澂論二人大罪二十致陛下蒙
塵乞加罪斥乃罷潛善
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

三月以朱勝非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

郎俞張浚駐平江。○以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扈從統制苗傅劉正彥作亂殺王淵及內侍康履等刼帝傳位于魏國公旉請隆祐太后臨朝元祐改號隆祐

傅自負世將以淵驟遷顯職心不平之正彥亦以招降劇盜功大賞薄怨帝二人因相結時內侍康履藍珪恃恩妄作威福傅等伏兵殺淵及履等刼帝傳位皇太子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太后見傅等諭之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

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金人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況皇帝初無失德。止爲黃潛善。汪伯彥。所誤。今已竄逐。統制豈不知之。今强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傅等不從。帝乃禪位于皇子。而請太后同聽政。尊帝爲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寧寺爲睿聖宮。是夕。徙帝居之。

大赦。改元明受

張浚呂頤浩會兵討賊

改元赦書至平江。浚。謀起兵討之。頤浩亦遣人寓書于浚。浚乃答書約共起兵

且告劉光世于鎮江令以兵來會頤浩得浚書因上疏請復辟遂以兵發江寧舉鞭誓衆士皆感勵會韓世忠自鹽城由海道將赴行在浚以書招之世忠得書以酒酹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浚令世忠趨秀州據糧道既而頤浩光世兵至浚乃草檄聲傅正彥之罪傅等憂恐朱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問自反正耳不然率百官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傅等遂率百官朝于睿聖宮帝慰勞之傅正彥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是也

夏四月帝復位

復以建炎紀年呂頤浩張浚入見帝問勞再三謂浚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羹忽聞貶卿不覺覆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之帝握韓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爲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與王世修俱斬于市

帝如江寧既至改江寧爲建康府

冊魏國公旉爲皇太子未幾卒

五月以張浚爲川陝京湖宣撫處置使

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蜀則東南不可保因慷慨請行詔以浚為宣撫處置使聽便宜黜陟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

遣徽猷閣待制洪皓使金金人拘之

初劉豫叛降金金以豫節度河南州郡帝遣皓如金遺粘沒喝書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於藩臣時所在盜梗皓艱難百端得達太原留一年遣至雲中粘沒

喝迫皓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恐事之邪留亦死不即豫亦死不願偷生狗鼠間願就鼎鑊無悔粘沒喝怒將斬之旁一校曰此眞忠臣也目止劍士爲皓跪請得流遞冷山○流遞猶編管也

韓世忠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

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六月大霖雨下詔以四失罪已

一曰昧經邦之大略二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

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窮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羶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絶塞之寒苦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于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尊禮兢兢慄慄聖心不倦而天不爲之順助者萬無是理也今罪己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未至耳

金兀朮大舉入寇秋閏八月罷起居郎胡寅

寅上疏進七策大要罷和議而修戰略存紀綱以立國體書凡數千言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于外

帝如臨安 時升杭州爲臨安府

九月金人陷南京○禁民漢服 又令髡髮違者斬之

冬十月帝至臨安留七日復如越州 今紹興府

張浚治兵於興元以圖中原

浚上疏言漢中實形勝之地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荊襄之財右

出秦隴之馬號令中原必基於此宜謹積粟理財以待巡幸

十一月知徐州趙立將兵勤王敗金人于淮陰

立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揮諸軍甚歇定方拔出之議者謂自燕山之役未有如此之鏖戰者

以趙鼎為御史中丞

鼎上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荊襄始荊襄

左顧川陝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公安爲行闕而屯重兵于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

金兀术渡江入建康杜充叛降金通判楊邦乂死之

金人至江上充遣統制陳淬及岳飛帥師迎戰自辰至未勝負未決充率麾下數千人降遂濟江金帥完顏宗弼既入城戶部尚書李梲守臣陳邦光率官屬迓金師拜兀术於馬首邦乂獨不肯屈膝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爲

他邦臣宗弼遣人許以舊官邦乂以首觸柱礎大罵求死遂殺之尭至金粘沒喝薄其爲人久之乃得仕

帝奔明州今寧波府

時呂頤浩進航海之策帝然之遂如明州

十二月金兀朮陷臨安遣兵渡浙追帝帝航于海○江淮統制岳飛敗金人于廣德

飛率所部自建康躡金人於廣德境中六戰皆捷駐軍鍾村軍無見糧將士忍

饑秋毫無犯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也爭降附之

金人寇明州張浚使統制楊沂中迎戰於高橋敗之

庚戌 四年春正月金人陷明州屠其民遂襲帝於海帝走溫州二月金兀朮引兵北還

金人入東京

權留守上官悟出奔爲盜所殺自是四京皆沒于金

夏四月帝還越州 升越州爲紹興府

韓世忠邀擊金兀朮于江中大敗之走建康復引兵襲世忠世忠敗績兀朮遂趨江北

金師至江上世忠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

先鼓而出。獲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朮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虜兀朮之壻龍虎大王。兀朮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遂自鎮江泝流西上。兀朮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將至黃天蕩。兀朮窘甚。或曰。老鸛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兀朮從之。一夕渠成。遂趨建康。岳飛以騎三百步兵三千。邀擊於新城。大破之。兀朮乃復自龍灣出江中。趨淮西。會撻懶自濰州遣兵來援。兀朮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

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豫以鐵綆貫大鉤授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元朮窮蹙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元朮語塞元朮見海舟乘風使篷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槳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篛篷則不攻自破矣元朮然之及天霽風止元朮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元朮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烟熖蔽天師

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兀朮遂濟江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秋七月金徙二帝于五國城

金將立劉豫乃徙二帝于五國城洪皓自雲中密遣人奏書以桃梨栗麵等獻

二帝始知帝即位之實

九月金立劉豫爲齊帝

都大名府改明年爲阜昌元年朝廷聞之凡僞仕於豫而其家屬在東南者悉

厚加撫卹

冬十月金人縱秦檜還

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撻懶及南侵以爲參謀軍事撻懶攻楚州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漣水軍自言殺金人監己者奪舟而來遂航海至越州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朝士多疑之惟范宗尹及李回二人素與檜善力薦其忠檜入對首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帝謂輔臣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遂拜禮部尚

書先是朝廷雖數遣使于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讐息兵則自檜始蓋檜首倡和議故撻懶陰縱之使還也

十一月張浚軍興州遣吳玠守和尚原以拒金 和尚原在寶雞縣西南

辛亥紹興元年春三月張俊岳飛大敗李成于樓子莊羣盜皆遁

時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成據江淮湖湘十餘州尤悍强連兵數萬有席

卷東南之意俊請飛同討許之俊聞成將馬進在筠州遂急趨之飛爲先鋒俊令楊沂中絕生米渡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人俊與沂中復前後夾擊賊大潰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俊與飛遇成于樓子莊大破之遂復筠州俊追至江州成勢迫絕江而去因呼俊爲張鐵山遂復江州已而興國軍等處羣盜皆遁

夏五月岳飛招張用降之

張俊引兵渡江追李成至蘄州黃梅縣大敗之馬進爲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用復寇江西飛與用俱相人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遂帥衆降江淮悉平浚奏飛功第一詔進飛右軍都統制屯洪州彈壓盜賊

秋八月以秦檜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范宗尹年三十爲相爲政多私屢爲言者所詆檜從而擠之宗尹免檜欲得其

位因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帝聞乃有是命

冬十一月金兀术寇和尚原吳玠及其弟璘大敗之兀术遁

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金人自起海角狃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於是兀术會諸帥兵十餘萬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命諸將分番迭射敵稍卻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

全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因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二流矢。亟剃其鬚髯而遁

壬子二年春正月帝如臨安 從呂頤浩之請也

夏四月詔呂頤浩都統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

頤浩屢請出師。身自督軍北向。秦檜因諷人言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乃命頤浩開府鎮江。頤浩辟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後軍

及御前忠銳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韓世忠張俊劉光世岳飛王𤫊楊沂中等皆隸焉帝常謂給事中程瑀曰頤浩熟於軍事在外總諸將檜在朝廷庶幾內外相應然檜誠實但太執耳瑀對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不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

劉豫徙居汴

豫至汴尊其祖考爲帝置于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旂屋瓦皆振

五月育太祖後子偁之子伯琮于宮中

太子旉卒。帝未有後。范宗尹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朕若不法仁宗。爲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詔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會上虞令婁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召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望陛下於伯字行內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王嗣之生。退處藩服。帝讀之大感歎。至是選秦王德芳五世孫。子偁之子伯琮入宮。命張婕妤鞠之。生六年矣。尋以伯琮爲和州防禦使。賜名瑗

六月頒戒石銘于州縣

黄廷堅所書頒于州縣令刻石文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秋八月召朱勝非兼侍讀罷給事中胡安國及程瑀等二十餘人

初召安國爲中書舍人兼侍讀安國上時政論二十一篇其言國之有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斂更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覈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

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須人主志尚何如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論入改給事中先是秦檜欲傾呂頤浩而專政乃多引知名士布列清要以自助會頤浩薦勝非代己都督帝從之命下安國奏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爲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錄黃不下頤浩勸帝降旨安國落職提舉仙都觀檜三上章留之不報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論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

於是張燾程瑀胡世將劉一正林待聘
婁炤等二十餘人皆坐檜黨並落職罷
官臺省爲
之一空

秦檜免榜其罪于朝堂

呂頤浩諷侍御史黃龜年劾檜專主和
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乃罷檜相仍榜
朝堂示不復用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
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
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
乃塞至是帝召直學士院綦崈禮語以
是事播告中外
人始知檜之姦

癸丑 三年春二月劉子羽吳玠兵潰于饒風關金人入興元子羽玠還擊破之

金人陷金州王彥退保石泉子羽聞彥敗亟遣人召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闞饒風諸軍不支遂潰玠退保興元之西縣子羽退保大安之三泉縣撒離喝遂入興元四川大震子

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牙木甲食之撒離喝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皆斬之而縱其一還曰為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死爾何可招耶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衆還子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悉降

夏六月岳飛討江廣羣盜悉平之

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邵武汀諸州帝專命飛平

之飛至虔固石洞賊彭友迎戰飛卽馬上擒之授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帝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密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帝許焉虔人感其德繪像祀之及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先是后至吉州金人追之急遂如虔州土豪陳新率衆圍城楊惟忠部將胡友破之后稍得安

冬十二月韓肖胄偕金使來

帝自卽位屢遣使如金多見拘留而金未嘗遣一介報聘至是粘沒喝使李永

壽．王翊來請還劉豫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與秦檜前議脗合．識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矣．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爲兩事．可爲鑒戒．帝因語及武備．曰．今養兵二十萬．有奇．同．曰．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帝不聽．復遣樞密都承旨章誼爲金國通問使．請還兩宮及河南地

甲寅 **四年夏五月以岳飛兼荆南制置使**

時湘湖賊楊太．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旣據襄陽．又欲自江西陸行趨浙．

與太會帝命飛爲之備飛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語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有是命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踰月破成而復六郡

襄漢悉平

以范冲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錄

先是隆祐太后生辰置酒宮中從容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姦臣肆爲謗誣雖嘗下詔明辯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帝悚然至是

召沖修實錄沖乃爲神宗考異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及修哲宗實錄別爲一書名辨誣錄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姦臣情狀亦著

秋八月以趙鼎知樞密院事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

呂祉言頃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

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時人士皆惜其去臺諫會邊報驟至舉朝震恐鼎將赴川陝陛辭帝曰卿豈可遠去九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制下朝士相慶

冬十月韓世忠大敗金人于大儀

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帝手詔命世忠飭守備圖進取辭旨懇切世忠感激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遂濟師親提騎兵當敵騎軍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三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孛堇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不野擁鐵

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奮擊。人馬俱斃。遂擒撻不野。等二百餘人。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者甚衆。撻聞。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

帝自將禦金。次于平江

金齊之兵日迫。帝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戊戌。帝發臨安。次平江。欲自渡江決戰。趙鼎曰。敵之遠來。利在速戰。遽爲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頊。帝乃止。及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見也

十一月以張浚知樞密院事視師江上

帝召浚於福州浚至見趙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復命浚知樞密院事浚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喻樗字子材

十二月金兵自淮引還

撻懶屯泗州兀朮屯竹塾鎮爲韓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遣麾下王愈以橘書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夕遁帝謂趙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

自効。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
斷。臣何力之有。帝嘗語張浚曰。鼎眞宰
相也。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鼎
奏金人遁歸。猶當博采羣言。爲善後之
計。於是詔前宰執議攻戰備禦措置綏
懷之方。提舉臨安洞霄宮李綱上疏曰。
陛下勿以敵退爲可喜。而以讐敵未報
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
復爲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
軍政未修。士氣未振。爲可虞。議者以敵
馬既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
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
術也。臣觀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
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

君而以進禦為誤國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且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江浙則京東京西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勿復遣和議之使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為之俟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有可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帝賜詔褒諭而不能用

乙卯五年春正月金主吳乞買卒兄之孫亶

立二月帝如臨安夏四月上皇崩於金

年五十四欲歸內地金主亶不許時司馬朴朱弁在燕山聞之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之不責洪皓在冷山聞之北向泣血操文以祭其詞激烈聞者揮涕

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卒諡文靖

時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東南學者推爲程氏正宗南劍羅從彥聞時得程氏學慨然慕之徒步往學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

六月岳飛大破楊太于洞庭太死湖湘平

飛奉命討太。時張浚至潭州。會朝議召
浚還防秋。飛曰。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
賊。浚許之。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
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
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
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
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迎。則草
木壅塞。舟輪礙不行。飛亟擊之。賊奔港
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
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赴水死。飛入
賊壘。餘酋俱請降。果八日而捷書至潭。
浚嘆曰。岳侯神算也。初太恃其險曰。官
軍自陸襲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欲犯
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讖云

冬十一月金伐蒙古

蒙古在女眞之北唐爲蒙兀部亦號蒙骨斯其人勁悍善戰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爲甲可捍流矢金主命萬户胡沙虎將兵擊之

丙辰六年秋八月以秦檜爲行營留守孟庾副之並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

張浚奏東南形勢莫重於建康實爲中興根本請臨建康以圖恢復會諜報劉豫將南寇趙鼎議幸平江帝從之遂命檜庚留守檜自被斥會與金議和稍復

其官又以張浚薦授醴泉觀使兼侍讀至是漸用事

九月帝如平江○岳飛遣兵敗劉豫之衆于唐州上疏請進軍恢復中原帝不許飛乃還鄂冬十月劉豫使劉麟劉猊分道寇淮西楊沂中等大敗猊于藕塘追麟至壽春而還

猊至藕塘沂中急擊之賊衆大敗猊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

當郎以數騎遁去麟在順昌聞猊敗亦拔砦去金人聞豫敗始有廢豫之意○

浙中二

名存中

十二月陳公輔乞禁程氏學詔從之

公輔疏言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相率從之倡爲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之頤頤死遂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爲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乞禁止之遂詔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

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時方召尹焞焞頤門人也公輔之意蓋有所指云胡安國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户也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望下禮官裒其遺書校正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等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

丁巳七年春正月何蘚還自金始聞上皇及太后之喪帝成服二月遣王倫如金

詔以倫爲奉迎梓宮使陛辭帝命諭撻懶曰河南之地上國既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

三月帝如建康夏四月岳飛乞終喪遂還廬山張浚以張宗元監其軍

飛自鄂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飛見帝數論恢復之略言金人所以立劉豫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息觀釁耳臣願陛下假臣日月提兵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逆豫成擒金人可滅帝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

一以委卿會秦檜主和議忌之請召飛詣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都督叅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酈瓊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揚沂中如何飛曰張宣撫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浚艴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爲念哉即日上章乞終喪服步歸廬山浚怒遂以宗元權宣撫判官監其軍未幾累詔趣飛還職

秋八月召淮西副統制酈瓊赴行在瓊以

衆叛降劉豫執呂祉殺之

王德爲淮西都統制瓊副之瓊與德不相下列狀交訴于都督府及御史臺乃召德還建康祉密奏乞罷瓊兵權書吏漏語於瓊瓊怒遂叛執祉殺之

九月張浚免罷都督府

酈瓊叛呂祉死浚因引咎力求去帝問誰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爾浚曰得之矣檜由是憾浚浚遂奉祠而都督府亦罷

以趙鼎爲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冬十月安置張浚於永州閏月以尹焞爲崇政殿說書

初焞被召會陳公輔攻程氏之學焞至九江遂留不進張浚言焞拒劉豫之節且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徵至建康復以疾辭帝曰焞可謂恬退矣趣召入見故有是命

金人襲汴執劉豫廢爲蜀王韓世忠岳飛

請伐金收復中原不報

豫兵敗藕塘金人欲廢之及粘沒喝死飛遣間齎蠟書與豫約同誅兀术金人得書襲豫廢之立行臺尚書省于汴飛奏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世忠亦言機不可失

請全師北討皆不報

戊午八年金天眷元年春二月胡安國進春秋傳

詔加安國寶文閣直學士

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宮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備於此

乃傳心之要典也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其志至是上之帝謂深得聖人之旨詔進一官命未下而卒賜謚文定安國彊學力行志於康濟斯民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其身雖數以罪去愛君憂國遠而彌篤風度凝遠視天下萬物無一足嬰其心自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為稱首謝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隆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康侯安國字

帝定都臨安高宗至是誠無意於中原矣

三月以秦檜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及鼎再相檜在樞密一惟鼎言是從鼎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爲檜所賣也檜旣相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皆以其言爲過

夏五月王倫偕金使來

時金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帝謂輔臣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尚

庶幾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己冀和議之速成也朝臣多言其不可帝怒趙鼎曰陛下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今屈己請和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辭出於愛君不可以爲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爲之但得母后及梓宮還敵雖渝盟吾無憾帝從其言衆議遂息

秋七月王倫復如金

秦檜復請遣倫如金定和議左正言辛次膺以國恥未雪義難講好七上疏力

諫不
報
冬十月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趙鼎罷
參知政事劉大中與鼎不主和議秦檜
忌之薦蕭振爲侍御史劾大忠罷之鼎曰
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
不待論當自爲去就矣會殿中侍御史
張戒論給事中勾濤濤言戒擊臣乃趙
鼎意因詆鼎結臺諫諸將帝疑鼎乃引
疾求罷且言臣議論出處與大中同大
中去臣何可留乃出知紹興府後王庶

入對帝曰趙鼎兩爲相於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鑾無虞他人所不及十月王倫還有詔諭江南之名帝嘆息謂王庶曰使五日前得此報鼎豈可去耶

以勾龍如淵爲御史中丞

秦檜言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帝曰朕獨委卿檜知帝意不移乃始出文字乞決和議然猶以羣臣爲患如淵爲檜謀曰相公爲天下大計而邪說橫起盍不擇人爲臺諫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即擢如淵爲中丞劾異議者李

成檜
志
十一月罷禮部侍郎直學士院曾開
開嘗草國書辨其體制非是論之不聽
遂請罷改兼侍講秦檜以温言慰之曰
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
在義苟為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
詔羣臣議和金得失賜樞密院編修胡銓
曾開與從官張燾晏敦復尹焞朱松趙
雍等皆極言不可和銓抗疏言曰王倫
本一狎邪小人欺罔天聽無故誘致虜
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

欲劉豫我也。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今倫之議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服，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陷陛下哉，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僞已可知矣。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欲導陛下如石晉，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政，臣竊謂檜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

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上貶監廣州都鹽倉進士吳師古鋟其書於木金人募之千金○石敬瑭國號晉嘗稱藩奉貢于契丹

己未九年春正月大赦

以金國通和大赦岳飛上疏力陳和議之非有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之語疏入秦檜怒遂成讐隙和議成例加爵賞飛加開府儀同三司力辭言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

受帝溫言獎譽之飛。乃受命

三月王倫至汴。金人歸河南陜西之地。夏

四月罷權吏部尚書晏敦復

敦復力詆和議。屈己之非。秦檜使人訹之曰。公若曲從。兩府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況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踰月。罷知衢州

秋七月王倫如金。金人執之

兀朮言於金主曰。撻懶。蒲盧虎。與宋有陰謀。倫將使指赴金國議事。行至中山。

會撻懶等反金人執之倫見金主致使指金主不答而令耶律紹文問倫知撻懶罪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反求割地汝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耶倫曰比蕭哲以國書許歸梓宮太母及河南地天下皆知上國尋海上之盟與民休息使人奉使通好兩國耳紹文曰卿留雲中已無還期及貸之還會無以報反間貳我君臣耶乃徙倫拘於河間

庚申 十年春正月觀文殿大學士隴西公李綱卒諡忠定

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且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使者至金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爲遠人所畏服如此

夏五月金兀术撒離喝分道入寇復陷河南陝西州郡

秦檜以其言不售甚懼謂給事中馮檝曰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慮獨君鄉家未測上意君其爲我探之檝入見曰金人長驅犯順勢

必興師如張浚者且須以戎機付之帝正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檜聞之喜

六月同節制陝西諸軍吳璘敗金人于扶風復其城撒離喝走鳳翔

獲三將及女真百十七人由是金人不敢度隴分屯之軍得金師而還

東京副留守劉錡大敗金人于順昌兀朮走汴

金兵圍城錡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

敵衆大亂，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兵老婆灣。兀朮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帥十萬衆來援。錡遣耿訓約戰，兀朮怒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遲明，錡果爲五浮橋于潁河上，置毒潁上流及草中。時大暑，敵遠來，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錡士氣閑暇，軍皆番休。方晨氣清涼，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接戰，敵大敗。兀朮拔營去，棄屍斃馬，血肉枕籍，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朮遂還汴。既而洪皓自金寄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

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請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岳飛遣兵敗金人于京西

帝賜飛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飛乃遣王貴牛皋楊再興李寶等分布經畧西京諸郡而自以其軍長驅以闚中原皋寶相繼敗金人于京西時秦檜力主和議奏遣司農少師李若虛詣飛營諭旨班師

閏月岳飛收復河南州郡秋七月岳飛擊

走金兀朮于郾城追至朱仙鎮大破之遣使修治諸陵

飛留大軍于潁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城兀朮以拐子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憤甚合師二十萬攻潁昌又敗飛進軍朱仙鎮兀朮還汴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

岳飛奉詔班師還鄂河南州郡復陷于金

初兩河豪傑李通等帥衆歸飛中原盡磁相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朮欲僉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將王鎭崔慶等皆率所部降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北與金和諷臺臣請班師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乃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力廢于一旦乃自郾城引兵還民遮馬痛哭訴曰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

待民徙從而南者如市。初兀朮敗于朱仙。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不去。及飛還。兀朮追之不及。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爲金有

辛酉十一年（金皇統元年）春正月。金兀朮陷壽春。入廬州。詔張俊等將兵救之。二月。楊沂中。劉錡敗兀朮于柘皋。遂復廬州

兀朮自敗後畱屯京亳以謀再舉及聞秦檜召諸軍還乃攻陷壽春遂渡淮入廬州詔俊與沂中將兵赴淮西錡自太平渡江與俊沂中會而廬州已陷錡乃與關師古據東關之險以遏敵引兵出清溪兩戰皆捷翌日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沂中使萬人持長斧如墻而進虜遂大敗錡等追之又敗于東山虜望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卽走保紫金山是役也金人死者以萬計乘勝逐北遂復廬州

三月金兀朮渡淮北去夏四月以韓世忠

張俊爲樞密使岳飛爲副使

秦檜力主和議恐諸將難制欲盡收其兵權給事中范同請除世忠俊飛樞府則兵柄自解檜喜乃密奏柘皐之捷論功行賞於是世忠俊皆入朝飛至獨後

秋七月罷淮北宣撫判官劉錡

錡自順昌之捷驟貴張俊楊存中嫉之言于朝曰淮西之役錡戰不力秦檜信之遂罷錡

知荊南府

八月罷知温州王居正

居正力辯王安石父子學行之非秦檜諷何鑄劾居正奪職居正之學根抵六經楊時器之出所著三經義解示之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勵首尾十載爲詩書周禮辯學三十九卷與時書同進二書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

罷岳飛奉朝請

飛以恢復爲已任不肯附和議嘗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之語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欺其主耶兀朮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諷

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諫議大夫万俟卨等交章論飛奉旨援淮西暫至舒蘄而不進比與張俊按兵淮上欲棄山陽而不守乃罷之○万俟音墨其複姓卨音屑

冬十月秦檜矯詔下岳飛于大理獄

檜必欲殺飛乃與張俊謀聞飛統制王俊善告訐號鵰兒使人諭之俊許諾於是檜謀以張憲王貴王俊皆飛部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因以及飛父子庶帝不疑俊時在鎮江乃自爲狀付俊妄言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執憲赴鎮江行樞

密府鞫之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檜奏召飛父子證憲事帝曰刑所以止亂勿妄追證動搖人心檜矯詔召飛父子飛嘆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獄檜命中丞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鑄察其冤白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豈區區爲岳飛者强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計檜語塞乃改命万俟卨卨遂傅會其獄韓世忠心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韓世忠罷

初秦檜主和議世忠力論和議之非章數上不許及張通古來以詔諭爲名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且言金人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不報至是復抗疏言秦檜誤國之罪檜諷言官論之世忠連疏乞罷遂罷爲醴泉觀使世忠自是杜門謝客絶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童奴縱遊西湖澹然若未嘗有權位者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

十一月和議成奉表稱臣于金割唐鄧商

秦之地以畀金

宋僅有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北蜀福建廣東西十五路而京西南路止有襄陽一府陝西路止有階成和鳳四州

秦檜殺故少保樞密副使武昌公岳飛

歲已暮而飛獄不成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矣雲與張憲皆棄市洪皓在金以蠟書奏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及聞其死諸酋酌酒相賀飛事親孝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

將安樂時耶卻不受帝欲爲飛營室飛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飛御士卒嚴而有恩善以少擊衆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

壬戌 十二年春正月何鑄還自金

初鑄往帝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鑄至金首以太后為請金主許之遂遣鑄還許歸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與帝母韋氏

夏四月金使人以袞冕來册帝

金遣左宣徽使劉筈以袞冕圭册册帝為大宋皇帝

秋八月金人歸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鄭氏及懿節皇后邢氏之喪○皇太后韋氏至

自金

癸亥十三年秋七月行人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

自建炎以來奉使如金被拘因者三十餘人多已物故惟三人以和議成許歸已而金人遣七騎追之及淮而皓等已在舟中矣皓居冷山地苦寒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敬皓使教其子或獻取蜀策悟室持問皓皓力折之悟室銳欲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爾皓復辯之悟室怒曰汝作和

事官而口硬如許謂我不能殺汝耶皓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冰以墜淵爲名可也悟室義之而止皓屢因諜者密奏敵情且力言和議非計乞與師進擊留金十五年而還入對內殿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耶皓退見秦檜語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謂皓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鍾大呂乃可入月除徽猷閣直學士復以論事忤檜出知饒州邵充適問使

見左監軍撻懶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爲南北朝從臣無相拜禮且以書抵之曰兵不在强弱在曲直宣和以來我非無兵也帥臣初開邊隙謀臣復起兵端是以大國能勝之厥後僞楚僭立羣盜蠭起會幾何時電掃無餘是天意人心未厭宋德也今大國復裂地以封劉豫窮兵不已曲有在矣撻攬怒執邵送密州囚于柞山砦明年送邵於豫豫使用之邵見豫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置之於獄豫知邵不屈久之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及歸升秘閣修撰弁副王倫使金久之金將議和當遣一人受書還欲弁與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

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覬倖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謂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印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臥起與俱金人迫弁仕豫弁曰豫國賊吾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弁固拒驛門忍饑待盡誓不爲屈金人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又以書訣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爾及還入見便殿弁曰陛下與金人

講和。上返梓宮。次迎太母。此皆知時知幾之明驗。然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消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陛下既知於始。願圖厥終。帝納其言。賜金帛甚厚。檜惡其言。補宣教郎。直秘閣而卒。○張浚封和國公。故稱和公

甲子 十四年夏四月。初禁野史。

從秦檜。請也

秋七月。東京留守王倫爲金所殺

金欲以倫爲平州路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脅以威。遣使來趣。倫拒

盡力。舍杖其使俾掖之。倫冠帶南鄉。再拜慟哭曰。先臣文正。以直道輔相兩朝。臣敢愛一心以辱命。遂就死。○倫文正公旦。弟

九月徙趙鼎于吉陽軍

初秦檜忌鼎復用。諷中丞王次翁等論之不已。貶潮州安置。鼎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挂口。有問者。引咎而已。中丞詹大方。希檜意。劾鼎與范冲。邪謀密計。轉相扇惑。以徼無妄之福。遂移鼎吉陽。鼎謝表有曰。自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强猶昔

乙丑 十五年秋七月放張浚于連州

浚因星變欲力論時事恐其母計氏年高被禍計氏知之誦其父咸制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意遂決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惟陛下謀之於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僞豫備倉卒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秦檜大怒令臺諫論浚遂貶○左傳後君噬臍喻悔不及事也

丙寅 二十六年秋九月金劉豫死

丁卯 十七年秋八月故相趙鼎卒於吉陽軍

鼎謫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會降言趙鼎遇赦永不檢舉且令本軍月具存亡申省鼎遣人語其子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且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遂不食而死鼎爲相專以固國本爲先以爲根本固而後敵可圖讐可復惜其見忌於檜賚志以歿然中興賢相鼎爲稱首

戊辰 十八年冬十月金元朮卒

金國論功以爲粘沒喝後惟兀朮二人

己巳十九年金廢主亮天德元年冬十二月金完顏亮弑其主亶而自立

庚午二十年春正月殿司軍士施全刺秦檜不克檜殺之

檜趨朝全挾刃遮檜肩輿刺之不中檜親鞫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金人汝獨不肯我故欲殺汝也詔磔於市自是檜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梃以自衛

三月以余堯弼參知政事使金

堯弼使金賀即位及還金主以上皇玉帶附遺於帝其秘書郎張仲軻曰此希世之寶也金主曰江南之地他日當爲我有此置之外府耳仲軻由是知金主有南侵之意每事先意逢之

辛未二十一年秋八月太傅鎮南武安寧國節度使咸平忠武王韓世忠卒

世忠性戇直勇敢忠義屢詆和議觸秦檜持軍嚴重與士卒同甘苦嘗中毒矢

入骨以彊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
動及解兵罷政臥家凡十年至是卒孝
宗朝追
封蘄王

癸酉 二十三年 金貞元元年 春三月金入都於燕

下詔改元改燕京
爲中都大興府

甲戌 二十四年秋七月張俊卒

俊握兵最早屢立戰功與韓世忠劉錡
岳飛並爲名將世稱張韓劉岳然忌錡
附秦檜殺飛心
術之殊也遠哉

以敷文閣待制秦塤修撰實錄院

秦檜無子取妻兄王㬇孽子熺養之南省擢爲第一檜以爲嫌進士陳誠之策專主和議乃以爲首熺次之塤熺子知貢舉魏師遜等議以塤爲榜首當讀其策皆所用皆檜熺語遂進張孝祥第一而塤第三時檜之子姪姻黨皆在高第天下切齒至是以塤修撰實錄院祖父孫三世同領史職前此未有也

乙亥二十五年冬十月進封秦檜爲建康郡王加其子熺少師並令致仕是夕檜死

檜病帝幸其第問焉無一語惟流涕而已熺奏請代居相位者爲誰帝曰此事卿不當與帝還宮命沈虛中草檜及熺制並令致仕檜居相位十九年倡和誤國忘讐斁倫包藏禍心劫制君父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爲檜用爭以誣陷善類爲功晚年殘忍尤甚屢興大獄檜死帝謂楊存中曰朕今日始免防檜逆謀矣

丙子二十六年 金正隆元年 夏六月靖康帝卒於金秋八月以張綱參知政事

綱初爲給事中以秦檜用事遂致仕卧家二十餘年嘗書座右曰以直行己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

戊寅二十八年秋七月金以李通參知政事

金主亮謂倖臣張仲軻曰今吾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主若能一之乃爲大矣金主曰彼何罪而伐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修器械招納山東叛亡豈得謂無罪金主喜曰向者梁珫嘗謂朕言宋有劉貴妃者資質美艷今一舉而兩得之俗所謂因行掉臂也時金主恃其殖盛

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嘗曰天下一家可以爲正統至是拜通叅知政事爲謀主議興兵南侵

冬十月金營汴宮

國子司業黃中使還上言金人治汴京必欲徙居以迫我不可不早爲之備若果至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及境矣僕射湯思退大怒左遷中官秘書郎王十朋輪對言自建炎至今虜未嘗不內相殘賊也然一酋斃一酋出其勢愈熾曷嘗爲中國利哉要在所以自備者如何爾臣謂禦戎莫急於用人今有天資

忠義材兼文武可爲將相者乃投閑置
散或老於藩郡願陛下斷然起而用之
可以圖恢復之大計蓋指張浚劉錡也
又謂權雖歸於陛下政復出於多門是
秦檜死百秦
檜生也帝嘉納

己卯二十九年春二月金籍諸路兵造戰具

夏五月貶禮部侍郎孫道夫知綿州

道夫使金還奏金人欲南侵帝曰朝廷
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爲兵端道夫曰彼
身弑其君而奪之位興兵豈問有名道
夫每對帝輒言武事僕射沈該疑其引

張浚忌之故貶

六月遣王綸使金

帝聞金主亮有南侵之意使綸往覘還入對言隣國恭順和好無他皆陛下威德所致湯思退等皆賀帝曰中外之論皆欲沿邊屯戍軍馬爲進取之計萬一輕舉兵連禍結何時而已

秋八月召監潭州南嶽廟朱熹不至

熹徽州婺源人父松知饒州疾亟屬熹曰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三人學有淵源

汝往事之熹奉以告而真學焉及舉進士為泉州同安主簿罷歸聞延平李侗學於羅從彥得伊洛之正遂徒步往從之其學大要窮理致知反躬踐實而以居敬為主築室武夷山中常聞其賢召之熹卒不至憲安國從子與勉之求得程頤書潛抄默誦久之憲悟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號籍溪先生終秘書省正字勉之讀書力耕潛然無求於世學者踵至隨其才品為說聖賢之道門人號曰白水先生子翬太師忠顯公韐之仲子以父死國難痛憤致疾棄興化通判隱居武夷山中熹初從子翬遊子翬以易之不

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學者稱爲屏山先生○易復卦初九不遠復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謂有過者宜速改之不久即復

庚辰 三十年春二月以普安郡王瑗爲皇子更名瑋進封建王

辛巳 三十一年 金世宗雍太定元年 春二月分經義詩賦爲兩科以取士

禮部侍郎余安節言熙寧元豐以來經義詩賦廢興離合隨時更革近合科以

來通經者苦賦體雕刻習賦者病經旨淵微心有弗精業難兼濟後進往往得志而老生宿儒多困也

請復分立兩科從之

夏五月金主亮使人來求漢淮之地始聞靖康帝之喪

金主亮嘗密隱畫工於奉使中俾寫臨安湖山以歸為屏而圖已之像策馬於吳山絕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至是遣其右司員外郎王全來賀天中節亮謂全曰汝見宋主即面數其焚南京宮室沿邊買馬招致叛亡之

罪。且索漢淮之地。如不從。則厲聲詆責之。金至臨安。一如金主之言。以詆帝。帝謂金曰。聞公北方名家。何乃如是。金復曰。趙桓。今已死矣。帝始聞淵聖崩。遽起發哀而罷。詔持斬衰三年。上淵聖廟號曰欽宗。○吳山。在杭州府治東南

以吳璘爲四川宣撫使。六月。以劉錡爲江淮浙西制置使。屯揚州。○金主亮遷都於汴。秋九月。金主亮大舉入寇

金太后徒單氏。聞亮欲南侵。數以言諫之。亮不悅。弑后。並后左右數人。皆殺之

亮戎服乘馬妃嬪皆從衆六十萬號百萬氊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絶遠近大震

金人犯黃牛堡吳璘等敗之遂復秦隴洮三州

金人徒單合喜將五千騎扼大散關遊騎攻黃牛堡人情洶洶制置使王剛中跨一馬馳二百里起璘于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臥璘大驚即調兵分道而進破之乘勝復秦隴洮三州剛中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歎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

冬十月金人立曹國公烏祿爲帝於遼陽更名雍

東京留守烏祿許王訛里朶之子太祖之孫也性仁孝沉靜明達國人歸之亮嘗使謀良虎圖淮北諸王烏祿聞而憂懼會故吏自汴還具言金主殺其母等事且曰將遣使害宗室兄弟矣烏祿益懼謀於其舅李石殺副留守遂郎位改元大定下詔暴揚亮罪惡數十事亮與宋戰于海道敗績十一月亢不喝等入白東京郎位改元事亮拊髀歎曰我本欲滅宋改元大定豈非天命乎出其書

示之。節。須志

改元事也

帝親征。詔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虞允文參謀軍事從僕射陳康伯。請也

十一月召張浚。判建康府

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時金兵充斥。浚遡東來者。云敵兵方盛。焚采石。烟焰漲天。慎毋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遂乘小舟經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

虞允文大敗金軍於采石金主亮趨揚州

金主亮臨采石時劉錡將王權軍潰于昭關退屯采石帝以李顯忠代將命允文往蕪湖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召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誥命皆在此以待有功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耶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命諸將列陣部分甫畢敵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直薄官軍軍小却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膽略

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卽揮雙刀出士殊死戰大敗之金主亮遂焚其龍鳳舟率軍趨揚州

劉錡罷

虞允文謁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以疾篤召還

金主亮爲其下所殺

亮至瓜州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軍士危懼聞曹公烏祿卽位于

遼陽遂共謀殺之金師皆北還

十二月帝如建康

張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浚起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為重

金主雍入燕

壬午三十二年春正月金主雍遣使來聘

金主雍下令散南征之衆以高忠建為報諭宋國使且告即位

二月帝還臨安○金以張浩為尚書令

金主雍嘗謂宰相曰進賢退不肖宰相之職也有才能高於己者或懼其分權往往不肯引置同列卿等毋以此爲心時有近侍進言欲罷科舉者金主問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曰有之曰誰歟浩曰秦始皇金主顧近侍曰豈可使我爲秦始皇事遂寢

閏月太尉威武節度使劉錡卒 諡武穆

錡以劉汜敗發怒嘔血數升至是卒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下也令有敢言錡姓名者斬徧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以對其答

如響至錡莫有應者惜以疾齎恨而没世傳錡通陰陽在揚州命盡焚城外居屋用石灰盡白城壁書曰完顏亮死於此金主見而惡之遂居龜山人衆不可容以致是變云

夏四月金追廢亮爲海陵煬王五月立建王瑋爲皇太子更名眘六月帝傳位於太子自稱太上皇帝太子即位。詔中外臣庶陳時政闕失

監南嶽廟朱熹上封事首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願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國富兵彊視吾力之彊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為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繫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繫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

秋七月召張浚入朝以為江淮宣撫使封

魏國公

帝手書召浚入見浚至帝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浚言人主之學以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復翰林學士史浩以潛邸舊臣時預樞密凡浚所規畫浩必沮之竟無成功

追復岳飛官以禮改葬八月以史浩參知政事九月罷川陝宣諭使虞允文

浩上言欲盡棄陝西允文上言恢復莫先於陝西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

於是罷知夔州明年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且以笏畫地陳棄地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也改允文知太平

冬十二月詔吳璘班師

金以重兵扼鳳翔爭璘新復十三州三軍璘亟馳德順以備之時議棄三路遂詔璘班師

通鑑擥要卷五

通鑑輯要

DS
735
A2Y36
1761
v.15-
16